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参加第九届全军文艺会演,解放军艺术学院精心创排的大型音乐舞蹈《向着太阳的誓言》近日在中国剧院上演。这台晚会以追求艺术本体为理念,紧贴时代要求,突出军旅特色,展现院校风格,倾心打造精品,将舞台艺术的创作思维带入一个更为宽广而朴素的天地,实现了新的突破,在全军文艺会演众多参演剧目中独树一帜,带给观众崭新的激动。

晚会结束后,笔者采访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晚会总导演张继钢。

刘:把《向着太阳的誓言》作为参加全军文艺会演的主题,寓意何在?在整台晚会中如何实现?

张:第九届全军文艺会演恰逢新中国60华诞。作为全军唯一一所综合艺术院校,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奉献一台高水平、高质量的节目为祖国献礼,接受军委总部、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的检阅。

去年底,胡锦涛主席郑重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全军当前最重大的主题之一。鉴于此,我们把晚会的主题定为“向着太阳的誓言”。把太阳比作党,誓言就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整台晚会12个节目,都是军事题材,都以歌颂人民军队敞开心扉拥抱伟大时代、背负人民期望、肩负神圣使命为主题。开场大合唱《向着太阳的誓言》表达了“忠诚于党”的万丈豪情,独唱《我和你在一起》等节目抒发了“热爱人民”的真挚情怀,舞蹈《为了1949》、《红蓝军》、《梦上云端》、《我也想当兵》都体现出了“报效国家”“献身使命”的寓意,《夺旗》等节目则表示了“崇尚荣誉”的价值追求。

刘:军旅特色在晚会中是怎样体现的?

张:为兵服务、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是军艺秉承的办学宗旨,瞄准军事题材,突出军旅特色,当然也是我们创作、演出的必然选择。

对于当代军事题材,我们把话说得正确并不难,说精彩、说生动比较难,在表现形式上,力主打破以往军事题材舞蹈创作的老套路,尽可能以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手法和全新的艺术语言陈述方式,在有形的舞台上,生动展现出激烈场面和双蓝军双方对胜负表现出的军人特有的生命状态。

你现在的军营生活中肯定没有见过双人舞《夺旗》这样的夺旗!这种高于生活的艺术升华,连地方老百姓都能看懂当代军人红蓝军对抗训练这一重大现实课题,在表现形式上,力主打破以往军事题材舞蹈创作的老套路,尽可能以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手法和全新的艺术语言陈述方式,在有形的舞台上,生动展现出激烈场面和双蓝军双方对胜负表现出的军人特有的生命状态。

舞蹈《为了1949》,是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之作。我们没有专门表现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你仿佛都看到了这一切。舞台上没有浮华虚饰的舞美包装,但观众仿佛听到了民族的呐喊,看到了浴血奋战的豪情,一切都是那样的淡然,一切又是那样的庄严,完美地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壮举。

刘:观看节目时,我听到许多人在议论:“舞蹈《红蓝军》为当代军旅舞蹈创作,推开了一扇新新的门,打通了一条面对当代军旅

我们的誓言向太阳

——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向着太阳的誓言》总导演张继钢

刘国利



题材舞蹈创作的薪新之路。”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议论?

张:他们果然那样说,我感到很欣慰。

刘:您刚才讲到这台大型音乐舞蹈以追求“艺术本体”为理念,在晚会中又是如何体现的?

张:谈艺术本体就必须先讲一下学院派。我认为,学院派的派最大特点不是先锋,恰恰相反,是保守。这个保守不是落后,是指它更强调严谨和对传统的尊重。作为在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走出相对保守的象牙之塔。既遵循规范、恪守本体、传承经典,又探索研究、发展创新、勇开先河,塑造军旅艺术的新面貌、新气象、新精神。

创作上,我们把质朴真诚作为第一标准,对每一句歌词、每一段音乐和舞蹈都反复推敲、加工、修改,广泛征求意见,去粗取精,把那些真实感人的成分留下,把那些虚情假意的修饰删除,使每一个作品都有动人的闪光点。这既是第九届全军文艺会演导演机构所倡导的,也是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军旅艺术家们所应该追求的,所以我们坚守艺术本体。这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够把真正独立的作品留下来,让这些作品像一颗颗珍珠一样,在以后的演出中继续放射出它们的光芒。

舞台上,我们要求声乐演员用歌声征服观众,舞蹈演员要靠舞姿赢得欢呼。大合唱《向着太阳的誓言》,会让你看到一种势不可挡、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同时,在音乐转调、和声配置、声部搭配等方面,又可以看出这个合唱的严谨和讲究。我们只有一个声乐有伴舞,那就是《军营的

雨》,4个独唱,王莹、刘春美、张妮和汪汪多吉都没有伴舞,就是要让他们用实力征服观众。舞蹈《红蓝军》、《我想要当兵》是典型的中国当代舞,《夺旗》、《为了1949》和《梦上云端》是典型的中国现代舞,连舞种的品格都这样清楚,在学术研究和艺术风格突破上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

刘:“从课堂到舞台,从教学到演出”是军艺培养人才的重要模式,这台晚会如何实现两者的结合?

张:军艺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是艺术家、文学家、画家和合格的文化管理人才。他们目前的任务是学习,但他们必须完成从课堂到舞台的跨越。在日常教学中,为了帮助他们完成好这一跨越,我们正在探索“从课堂到舞台,从教学到演出”的人才培养模式。各系积极搭建“红星”系列实践教学平台,文学系有“红星文坛”,戏剧系有“红星戏剧场”,音乐系有“红星音乐坛”,舞蹈系有“红星舞坛”,文化管理系有“红星俱乐部”,美术系有“红星画苑”。各系认真开展活动,努力使“红星”系列实践教学平台真正成为学员们展示才华、成就梦想的舞台。

教师们真的走上了舞台,我们才发现,虽然大家眼中充满了成功的渴望,但总也脱不掉一群好老师、好学生的身份。我和导演组的同志就告诉参演的师生,要把中国剧院的舞台当课堂,只不过是课堂的环境变了一下,全体观众成了考官。在舞台上,你要忘记自己是老师、是学生,也不要成为演员,无论你来自戏剧系、音乐系、舞蹈系,还是文化管理系,都必须完全进入角色,要像一个个人生活活虎的当代战士,这是最重要的。

刘:看来,您十分强调“独特”两个字。

张:很多人认为刚搞出来的东西就叫新作品,我并不这样看。我认为一个新作品必须伴随着崭新的理念和结构,独特的语言风格和陈述方式。我们这台晚会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完成的。晚会的创作,经常是为一个小小的细节,让一屋子的人都在那愁眉苦脸。为什么?只要是很多人同时想到的,或者是别的地方多少见过点影子的,这个想法再好也要扔掉。这才叫新作品,这就是我们的标准。

反映想当兵的文艺作品有很多,从这一点上讲《我也想当兵》题材并不新。但它却通过一顶军帽这个独特的视角来表现战士们对军人的向往,舞蹈虽不复杂,但很干练、很清爽、很阳光、很优秀。在音乐厅,一个人对着话筒唱歌很普遍。在歌舞晚会这几个人看惯了舞美变化,灯光色彩斑斓的舞台环境里,我们就敢让歌者张妮站在一个立竿话筒面前一动不动地演唱,完全靠声音来塑造人物形象。这就是功底。

表现“天上的”舞蹈太难了,我们只能踩在地上来表现天空。《梦上云端》的演员黎星获得过首尔舞蹈大赛的金奖,他的身体会说话。从专业角度看,他的控制力非常好,能把腿放到一个胯骨很难锁住的位置,呆在那里不动,这可不简单。还有他的心理素质,也很过硬,这些都能看出我们舞蹈教学的讲究和高级!

刘:作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院长,您认为军艺在军队文艺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张:军委和总部首长要求我们成为军队文化文艺人才培养中心、军事文艺创作和研究重镇,为军委总部提供思想文化建设信息咨询的基地,可见对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有很高的要求和期待。作为全军唯一一所综合艺术院校,我们应该在军队文化艺术领域起到引领作用,这是我们的责任。第九届全军文艺会演结束以后,我们会深入研究参加会演的全军49台艺术作品,为解放军艺术学院今后的发展,也为今后推动解放军军旅文化文艺的发展,作出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应有的贡献。

当前这个伟大时代的中国,给了我们波澜壮阔的人生和视野,给了我们宏大的舞台,让我们有机会成为她最忠诚、最有力的讴歌者。身为中华儿女,生当时,我们当然要放声歌唱!作为一名军人艺术家,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在文化艺术上真诚并坚持。我们应该珍惜这一伟大时代,把我们的工作做好,用崭新的艺术,塑造文化中国崭新的当代形象!把责任扛在肩上,把荣耀献给亲爱的祖国!

《雷霆玫瑰》:续写“空政”光荣艺术史

黑妹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话剧团的前身是组建于1950年3月25日的空军政治部文艺工作团话剧队。20世纪90年代,空军政治部话剧团与空军电视艺术中心合署办公,空军政治部话剧团又称空军电视艺术中心。

50年来,空政话剧团在空军党委、首长和空军政治部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以空军广大官兵为主要服务对象,满腔热情地讴歌火热的军营生活,以增强部队凝聚力,提高战斗力,丰富部队的军营文化生活为奋斗目标,以“写空军、演空军”为主旨,是一个面向全国、服务于社会的部队专业文艺团体。

50年来,空政话剧团重视创作人员深入部队生活,积极反映空军历史及现实生活,努力提高作品的表现力,创作演出和拍摄了几十部感人肺腑、催人奋进、寓教于乐的优秀话剧和影视作品,把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了广大官兵。

新中国成立以来,空政话剧团先后创作并演出了《年轻的鹰》、《女飞行员》,搬演了《英雄的阵地》、《海滨激战》、《春风吹到诺敏河》、《无名英雄》、《青春之歌》、《名优之死》、《八一风暴》、《霓虹灯下的哨兵》、《青年的一代》和前苏联名剧《以革命的名义》、阿尔巴尼亚名剧《渔人之家》。话剧《青春的鹰》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赞扬,军委、总部为该剧颁发了特别奖。话剧《女飞行员》曾为全国三届人大做献礼演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为该剧题写了剧名,并赋诗对该剧大加赞扬。《人民日报》破例全文发表了《女飞行员》剧本。北京电影制片厂

改编拍摄了同名电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拨乱反正,重振雄风,空政话剧团在上级的领导下,动员全体同志努力奋斗,复排了话剧《青春的鹰》,并参加了全军第四届文艺会演,获得二等奖。以后又创作排演了《陈毅出山》、《这里通向云端》、《九·一三事件》(上、下集)、《火热的》、《周郎拜师》、《飞向延安》等大型话剧。其中《陈毅出山》和《这里通向云端》参加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演出,分别获得创作演出、一等奖和创作演出二等奖。《九·一三事件》(上、下集)配合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在首都公演久演不衰,并向党的十二大进行了献礼演出。话剧《火热的心》先后被全国60多个剧团搬演或移植演出,形成了空前的演出奇观。

1986年以后,空政话剧团再铸辉煌。先后创作并演出了《凯旋在子夜》、《雪峰恋》、《远的云、近的云》、《特殊军营》、《兵圣孙武》、《子如大特写》、《大漠魂》、《甘巴山》、《湘江·湘江》、《豪情盖世》、《和平之翼》等在全国、全军有较大影响的优秀话剧。其中《凯旋在子



夜》和《雪峰恋》两话剧参加庆祝建军60周年第五届全军文艺会演,双获优秀剧目奖和演出奖,并获各类单项奖22个。

为了拓宽艺术创作道路,以适应新时期部队广大官兵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影视艺术的发展,空政话剧团从1981年开始投入了电视剧生产,是全军专业文艺团体中从事电视剧艺术创作最早的单位之一。随后,创作、拍摄、录制了《一代天骄》、《留给大地的痕迹》、《宋伯儒的故事》、《紧急起飞》、《强行起飞》、《飞翔梦幻曲》、《市场风潮》、《天女》、《云路迢迢》、《托起太阳的人》、《特殊军营》、《迷彩天使》、《生死之间》、《中尉的家事》、《红星的召唤》、《追日部队》、《风筝的故事》、《班禅东行》、《笑傲苍穹》、《洪峰抢险》、《壮志凌云》等数十部电视剧和《劲舞苍穹》、《公鸡打鸣母鸡下蛋》、《冬天的记忆》等电视电影以及《广播剧《飞行万岁》》。其中有20多部电视剧分别荣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艺术“骏马奖”、中国人口文化奖和全军电视“金星奖”。

空政话剧团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实践“双百”方针,推新戏、出人才”的建团思想,力求“创作一流的剧本、演出一流的剧目、培养一流的人才、建设一流的文艺团体”。在注重发挥老艺术骨干积极作用的同时,重视对中青年编导及演职员的培养和使用,使他们在创作演出中不断取得骄人的成绩,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在军内外有影响、受



广大观众欢迎和喜爱的优秀人才。先后有5人获戏剧梅花奖。有30多人次在全国、全军、乃至国际社会影视评奖活动中获得各项奖励。

空政话剧团被称作“明星团”,明星多了,排一出舞台剧反而不容易,空政已经6年不排戏了。忽然,空出一把利剑:《雷霆玫瑰》横空出世。2005年春,空军招收第八批女飞行员的工作在全国12个省市展开。20万名应届女高中生参加招飞,经过层层选拔,空军招飞局择优录取35人进入空军航空大学。一批“80后”女生进入极为特殊的青春跑道,现实严峻,挑战严峻,但有梦想在苍穹。最后,虽有人梦断蓝天,中国第一批歼击机女飞行员还是闯过了大关。空政最红的明星,一并聚集在“全军会演”的旗帜下:吴京安、林水健、殷桃、阎妮……一出于中国第一代歼击机女飞行员成长故事的话剧,以最快的速度立在舞台上,而且,鲜活、生动、感人。2009年10月1日,当真实的空军女飞行员驾驶着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人们一定会想起这出《雷霆玫瑰》,她娇艳而壮丽。

致简·爱 致袁泉

本报记者 赵忱

6月19日起,由袁泉和王洛勇主演的话剧《简·爱》在国家大剧院连演10场,场场爆满,绝非虚言。近十年来,正儿八经的中国话剧舞台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盛况(玩儿闹的种种除外)。其实不仅话剧舞台,整个舞台艺术似乎也不曾如此风光。问题的核心是:座无虚席的所谓座位,真的都是被观众买了去的。

显然,王晓鹰执导的《简·爱》,是王晓鹰近年来众多作品中的杰作,尽管《简·爱》也并不完美。成就了话剧《简·爱》如此业绩的是简·爱的扮演者袁泉,袁泉简直不是在扮演简·爱,袁泉几乎就是简·爱,袁泉把她的情感传递给观众,观众于是也都“严重”地进入了角色:女观众都是简·爱,男观众都是罗切斯特。不同的是,简·爱在罗切斯特失明之后完整地拥有了罗切斯特,获得了尊严和爱,罗切斯特在绝望之际真实地触摸到了日思夜想的简·爱的灵与肉,获得了自由找到了归宿。而《简·爱》的作者终身未嫁,女观众或嫁得委屈,或刺得心寒,泪湿衣衫;男观众或娶得冤枉,或寻得心焦,不胜唏嘘。《简·爱》在盛誉成为威力四射的催泪弹。外面胡乱的人生,在戏剧场内剧烈地震荡,心潮起伏的观众,把《简·爱》的观感带出去,把更多的呼唤招了来。简·爱……简·爱……简·爱,连日来,耳边似总有这要命的呼唤,如同当年电影《简·爱》中邱岳峰那令人撕心裂肺的呼唤:Jane, Jane, Jane……倘若换了别人,该会心软,该会舍不得撒手走开,该会尽量忘记阁楼上的夫人,甘心做人家怀中的情人。简·爱的心肠真是坚硬,那坚硬的是她的自尊,更是她的自尊。然后,她的硬脖子突然断裂,在另一份执着的爱企图来临时,她说:天哪,我爱过,我知道爱的感受……她回到桑菲尔德,找回或者说创造了一切:爱与尊严。罗切斯特虽然瞎了,但,那是她的罗切斯特。而她,是他的眼睛和拐杖。

我以为我不会哭,结果也泪流满面。首演之后的酒会上,那双小眼睛非常异样。朋友说:人在休息不好时感情比较容易脆弱。当然,我的确休息得不好,因为之前熬了夜。可是,那不是脆弱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看的是《简·爱》。简·爱,一个瘦小而不美的女

子,一个倔强而独立的女子,一个平凡但才华出众的女子,一个深刻却单纯的女子,她不分明就是我们吗?简爱的格言一字一句蹦出来,刀锋一般坚定而犀利:

你以为我贫穷、低微、瘦弱、不美,整个没有灵魂,没有心了吗?你错了!我跟你一样是有灵魂的,也有一颗完整的心!

我们从来都是平等的!我爱过,我爱过,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发现了上帝——在他的儿女彼此相爱之中发现了上帝。上帝给了我们爱的权利,是为了真正的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

袁泉肯定比简·爱更瘦弱,这瘦弱搁在舞台上竟是那样贴切!举手投足间,她有时固执己见,但惹人怜爱;有时不知所措,更惹人怜爱。她的细长的双手,时常因为无奈,在行走时失去方向,搁在半空,与身体适当的竖弯或横斜一起,构成图画,却又像是一抹刚刚被画家误滴在纸上的浓墨,将要破坏那诗意,急得观众坐立不安。袁泉的声音,如果简·爱真的可以张嘴,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倾诉衷肠,那她一定会像袁泉那样的音色:她是那样温暖而清凉,无论是低声说“我没有”还是高声喊“我爱过”,都是均匀的,不曾被坚硬的感情或迸发的激情撕裂。袁泉的音色是成就简·爱的另一个因素。简·爱若果真不美,那袁泉这美丽的声音可以让她美上很多倍。

日重的袁泉是孤独的花朵,是美得近乎极致的明星,尽管她并不总是站在一线。被长裙与发式包装着的袁泉,是特别简·爱的简·爱,是不过分美的袁泉,是超出了观众期待的角色。相比著名演员王洛勇的努力接近罗切斯特,袁泉是幸运的,虽然她的夏雨不是罗切斯特,但是,她照样天生具备简·爱的范儿。

因为简·爱,因为袁泉,观众纷纷走进国家大剧院剧场。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半生,无论是大半生还是小半生,重新梳理了一遍。剧终,舞台上只剩下钢琴、秋树与远山,简·爱与罗切斯特紧紧相拥,观众一边热烈鼓掌,一边黯然神伤:唾手可得的情愫拾皆是,痛彻心扉的爱遥不可及。还有约翰·威廉姆斯那醉人的《简·爱》组曲,如此甘醇,抵一口便醉。抵多了,必然烂醉。

